發秉彝振起積習在此策懦為強破昏為明喚醒一時之醉夢豁開萬世之心眼在此孟子之所以反反覆覆為吾人計切矣至矣盡矣讀此而不動念定是麻未溪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丙申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

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此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裡面的。

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illegible]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

孰為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指蓋如此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大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周元公中行也程淳公幾之矣未離乎狂也程正公未離乎狷也朱子狂狷之間也

程伯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蓋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為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今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

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周元公尚矣明道晦菴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優劣論也

讀慈湖氏之書則濂溪明道亦支離矣不特朱子也讀釋迦氏之書則六經語孟亦支離矣不特濂溪明道也噫

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為甚愚竊以為更有甚焉文王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

利貞之異說是穿鑿之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於濂溪乎求多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為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意乎皆在慈湖獨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

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箇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箇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慎也非慮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慮言誠且慎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正所謂穿鑿耳

陽明先生曰慈湖不可謂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此語慈湖聞之亦須首肯愚謂王泰州即陽明之慈湖也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儒之道之當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沒而記誦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元公其庶乎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文成其庶乎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說相表裡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為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為吾儒標門戶而為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為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為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

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餘收束不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業陵夷至今議論益玄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恥仁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大息以為倡始者殆亦不能無遺慮焉而追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然則朱子何如曰以考亭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為宗其弊也蕩拘者所有不為蕩者無所不為拘者人情所厭順而決之為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為難昔孔子論禮之弊而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則論學之弊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子也

王塘南先生曰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

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嘆也此數語字字拿着禁處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掴一掌血

李見羅先生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洞徹孔曾之蘊

見羅先生之揭脩身為本也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為補虛之上藥又曰一步離身即走到上帝邊去亦末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或問當下之說何如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欲字方纔說仁至是就功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方纔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見在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總只是要人去做

論本體縱做到幽厲蹻跖依然無改於初故曰惟狂克念作聖論功夫縱做到堯舜周孔一毫放

鬆不得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文王作六十四卦之彖獨於坎言心其危微之指乎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為子路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楊子安侍郎好禪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尹彥明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用藥彥明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每誦斯言輒為毛骨俱竦

唐仁卿曰凡事先求己過聖功也又曰望重朝紳不若信于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內與我同心愚以為此惟慎獨者能之

羅豫章論舜之事瞽瞍而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愚讀書見舜命禹征有苗及其不服惟退

而誕敷文德不敢有一毫忿疾於頑之意直看天下無不是底人孟子三自反篇援舜示的有以夫

惟看得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然後能格頑為慈委無不是底父母惟看得天下無不是底人然後能化梗為順委無不是底人此舜之所以為大也

或問易之有訟也厥義云何曰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自訟是第一箇養忿頭故特繫之曰元吉訟人是第一箇惡念頭故初言不永二言逋三言厲四言渝上言褫蓋無往不致其戒焉聖人之情見矣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所為自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之所為自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惟自訟然後能無訟也故曰九五訟元吉

言者往往於當事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沽名誠有

似乎沽名矣然而實當事者之藥石也當事者往往於言者求多人疑其意在拒諫誠有似乎拒諫矣然而實言者之藥石也吾以為此兩人交相警則交相益交相尤則交相損

為進言者處必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為聽言者處譬則用藥然期於能去病已耳若按本草一一而詘之曰是偏於寒是偏於熱此乃為藥治病而非為病求藥也何益何益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

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為聖賢須留得書生的滋味方可為卿相

或問天下何以太平曰君相一心其上也其次閻銓一心亦須做得一半

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箇箇光明提着權謀術數便覺忸怩

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即所謂生知安行之聖人、對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而言也、非曰不思不勉是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偽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伯假之、將堯舜與湯武對言、是安勉之辨。將堯舜湯武與五伯對言、是誠偽之辨。安勉殊途而同歸。誠偽毫厘而千里。若曰不思不勉是誠、纔涉了思勉、便是偽、即湯武與五伯亦何以異、而堯舜且為絕德矣、吾不敢以為然也

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裡醞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分周整、却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

易曰履霜堅冰至、盖言順也、註謂順當作慎、恐不

必順與逆對人心原来只是一箇善動於欲而後有不善非其初也於是或忸怩而不自得或畏怯而不自堅四顧躊躇是非利害交戰而不決所謂逆也已而沿習既久見謂固然向之忸怩者且坦然而安之矣向之畏怯者且悍然而當之矣是非在前而不問利害在後而不覺所謂順也是故方其逆也欲為理梗秉彝之良猶在也因而杜之於勢為易是可得而挽回也比其順也通體是欲無復有為之梗者矣強而遏

之於勢為難是不可得而挽回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順生於積積生於漸此其際惟已獨知之而人莫之知也究而言之且恐非惟人莫之知而已亦莫之知也然則所辨何物云何能辨聖人特揭出早之一字其指深矣若曰履霜知冰便落遲局竟何補於事哉

論語記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

時其亡而往拜之孟子則以為瞰其亡味時字渾然天機真是孔子氣象下箇瞰字便覺有痕跡亦便是孟子氣象也

夏間承黃梅雨水儲之久而不壞陽在上也冬間井水濁溫取以釀酒亦久而不壞陽在下也陽之貴也如是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自分頭去做若曰不得於此或得於彼不得於彼或得於此凡皆多方設法委委曲曲為感悟獨夫計也可見聖人精神真是無處不到如此而卒不悛方可言命

讀戰國策肩頭鼻肉一俯一仰無非機械令人大慚

由仁義行的由字即春秋傳政由竇氏的由字蓋仁義為主而我從之也行仁義我為主而仁義從之也孟子自孔子而下贊舜不一而足此二語與所謂善與人同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所謂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所謂與鹿豕游、與木石居、所謂若將終身、若固有之、種種皆入微之論於此亦可想見孟子到處矣、

麻明之問觀人之法於五臺陸公、公曰、吾嘗試之矣、凡初間說是人負氣、又或曰是執拗、或曰是迂濶、徐而按其後、往往能自樹立、有所成就、凡初間說是人有養、又或曰是最善處事、或曰是最識時務、徐而按其後、往往與俗浮沉、竟至墮落、以此求之、觀人之法、思過半矣、此即孔子進狂狷而詘鄉愿之說、乃知聖人所言、字字靈驗、予初不識公、及壬辰將北上、適公謝政歸、予往謁之、從容問曰、明春內計、先生有以見教乎、公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當、世道汚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裡、予退而嘆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門、蓋翰林銓部科道云、